

·散文·万家灯火·

我们的井口是手机的形状

□谭艺君

你睡前的最后一件事是什么?放下手机;你醒来的第一件事是什么?拿起手机。

因为手机,你看不见静夜时内心的喧响和昆虫的鸣唱,看不见窗口射进来的星光和月辉,从而你丢失了月光般朦胧的温情;因为手机,你感受不到穿过层层帷幔的晨曦渐渐具有了春天的温度,花儿在你窗前几番殷勤探看依然得不到热烈的应和,从而四季的诗意都远离了你。

慢慢地你变成了一只井底的青蛙,只看得见手机里射出的一线天光。你仰望世界的精彩,那精彩之于你,却像流云般高远,像画册一样单薄。那井口的美食不会飘香,美景只是别人的风景,那一番番热闹的新闻旧事,驱不散你内心的孤独;那心灵鸡汤滋养不了你的苍白,那诗词美文的雨点落下来,自成大地上的河流,也抬升不了你的品味。蹲在生活的井底,你徒有一番羡鱼之情。

我们的井口是手机的形状。以为那方形的天空是生活的希望,恰恰它消耗了时间泯灭了梦想;你须臾不敢离开“井口”,以为离开了它就丢失了世界,恰恰是因为你在井里,所以世界总找不到你。

这个世界上最让人绝望的动作就是你

低头看手机的姿态。整个世界都在你面前,你偏偏要沉入冰凉的井底,窥望那虚幻的缤纷。

来看看这个春天是多么生动!

杏花梨花桃花,它们连绿叶的披肩都忘记带了,挤挤扛扛地站在春寒料峭的枝头,你却低着头从树下走过。有一朵美丽的桃花,孤注地地枝上跃下,终于落在你的肩膀,你却听不见它急促的呼吸,和心碎的声音,把一段热情拂落进尘土里。生命里那些鲜艳的遇见,从此都将远离你。

你看不到柳枝转眼就涂抹上了唐诗宋词的颜色,无视河流明媚的眼波;你听不懂燕子归来时叽叽喳喳的喜悦,也不能从牵牵扯扯的风筝线里感受春风的热情;你低着头,却看不到脚下的芳草又绿了天涯,一江春水又奔流到海角。

你的视线中只有手机屏幕生硬线条。可是,鸟翼正在你头顶画出优美的弧线,花瓣正以缱绻的曲线飘落,水波的折线柔和温婉,风拂过柳丝的线条有不少飞白;虽然电线的五线谱有点生硬,可加上小燕子的音符,就有趣多了。

如果春天的花开都不能叫你放下手机,那你的生活怎能有用力开花的成就感?

放下手机,凝望爱人幽深的眼睛,体验“纤手破新橙”的无言交流,或者“赌书消得泼茶香”的欢悦,你将寻得“有情

饮水饱,知足菜根香”的日常之乐,胜过读百遍朋友圈里空洞的婚姻指南;拥抱着的孩子花朵般柔软的身体,陪着“蓬头稚子学垂纶,侧坐莓苔草映身”,一起“怕得鱼惊不应人”,这种天伦之乐,并不是天长日久,孩子在迅速长大,你的怀抱终将空瘪,你的心怀终将失落;陪着日渐老去的父母吃顿饭、聊聊天,他们顶着发间的白雪,却只专注地看你,“见面怜清瘦,呼儿问苦辛”……亲情正像沙子,一点点漏进时光里,永不复返;与朋友相邀踏青观花,“兴逐乱红穿柳巷,困临流水坐苔矶”,生命中必得有流水般性情的放纵,“莫辞盏酒十分劝”,过好无数次轻飘飘的点赞。当你们面对面用心灵交流时,才是真正的“朋友圈”。

你每次拿起手机,就是对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粗暴的拒绝;你盯着屏幕的一分钟,就与这世界一分钟的精彩擦肩而过。

让你的眼睛,观察这个世界的深度和广度;让你的指尖,触摸这个世界的坚硬和柔软;让你的心灵,感受这个世界的丰富和冷暖。

让我们用明亮的眼睛欣赏花开、仰望蓝天,而不是透过手机的“井口”,费尽心机地找寻所谓的最佳角度;不是用自拍杆、用美颜相机,模糊掉皱纹和雀斑,而是在波平如镜的内心,照见最美的自己。

·小小说·乡村风情·

一双黑皮鞋

□李世营

喜子的名字响起来,是自他碾麦场开始。喜子有一辆拖拉机,农忙打场晒粮时走村串户碾麦场。

喜子碾麦场特细心,一趟接一趟地碾,从不留空档,还常比别人要多碾上两圈。喜子碾过去的麦场,用杈把一挑,麦子就哗啦啦顺着碾扁的麦秸洒落下来,和麦秆自然分了家。

十里八村的乡亲,提起喜子,就会和碾麦场连在一起。一说到他碾的麦场,没有不竖大拇指的。

喜子26岁那年,村里来了位大嫂,给他介绍了一个邻村的姑娘,叫乐子。这姑娘,喜子认识。

喜子娘高兴得合不拢嘴,去镇上扯了几尺老蓝布,连夜给喜子做了一身中山装。

中山装一穿,喜子挺精神。喜子娘上下打量喜子,脚上那双老布鞋很不般配。喜子娘就琢磨起喜子的鞋子。新做是来不及了,咋办?这时,在镇上鞋厂做工的二丫拎回一双黑皮鞋,喜子一脚蹬上,刚好合适。

喜子娘眯着眼看喜子半晌。喜子这身行头套上去,腰板笔直,黑皮鞋锃亮,人威风了许多,挺拔如一棵松。

那天,相亲很顺利。后来,喜子和乐子定亲、结婚。乐子成了喜子媳妇。

乐子贤惠孝顺,嫁给喜子,里外一把手,深得喜子娘欢心。

有次乐子和喜子唠嗑,就聊起相亲的事。乐子戏谑说,那次见喜子,纯粹是看上了喜子的黑皮鞋。蹬上黑皮鞋的喜子特威武,要不是那双黑皮鞋,她和喜子肯定没戏。

那时家家都不富裕,在村子里穿上皮鞋的人不多。也许是听了乐子那句话,那双黑皮鞋,喜子格外上心,平日不舍得穿,只有节日时出入重要场所,喜子才舍得派上用场。穿过后,喜子就宝贝般收起来,下次穿的时候再拿出来,擦得锃亮锃亮的。

这双黑皮鞋,喜子爱不释手。

后来生活富裕了,喜子依然视这双鞋如宝贝。在喜子眼里,这双黑皮鞋,见证了喜子和乐子的相识,还见证了喜子和乐子婚后的喜怒哀乐。

送走了娘。子女们大了,一个个鸟儿一样飞走了。

空旷下来的农家小院,皱纹悄悄爬上喜子和乐子的面颊。

农闲的时候,乐子在屋前太阳下晒暖,舞动针线,喜子就拿起那双黑皮鞋一遍遍地擦拭。乐子就笑喜子:一个傻老头,真有个傻劲儿。

这双黑皮鞋,喜子依然爱不释手。

前一阵子,二丫回娘家,不经意间爆料,当年那双黑皮鞋,其实是乐子给的。喜子给乐子娘家碾过麦场。乐子和娘孤儿寡母,每年收麦,喜子都会早早帮乐子家割麦子,然后碾场、晒粮。乐子娘看喜子实在,乐子也有意,就托人给喜子提了这门亲事。

二丫和乐子那时在镇上同一个鞋厂做工。那双黑皮鞋,是比照喜子的鞋码,乐子亲自做好后托二丫偷偷捎给喜子的。

这些事,喜子听了,只是憨厚地笑笑,依然一遍遍擦拭他的黑皮鞋。喜子患上了老年痴呆,早就十里八村的乡亲们遗忘。

只有那双黑皮鞋,被喜子擦得锃亮锃亮的,闪亮在乐子眼前。



春
来
海
棠
艳

李
燕
摄

·随笔·心帆一叶·

相信

□魏水晴

世界上最美妙的两个字,大抵就是“相信”了。

因为相信,所以爱;因为相信,所以依赖。相信像一朵火红的罂粟,一旦靠近,便让你沉溺其中,不能自拔。

牙牙学语的婴孩,从不曾对事物有任何戒备,那是纯真的相信呀。相信那人、那树、那花,相信这世界,便无所忌惮,对着花草喃喃自语,对着陌生人绽开笑颜,对着父母挥舞着胖胖的小手,用纯净的眼眸,将一片信任交付世界。

在湖边见过一个清秀可爱的女孩,正痛哭流涕地向身边另一个女孩讲着什么。那女孩是她的闺蜜吧。我相信你,便放心地讲出自己的一切。十六七岁,花一样的

年龄,少女的小秘密,连父母也不曾知道,却被另一个女孩分享了去。这些风吹过就散去的秘密,你知、我知、风知。相信你会守住那颗敏感信任的心。

你看,相信多好!但相信是有条件的。一厢情愿的相信,往往是悲剧。才女步非烟、美女杜三娘都因痴心相信白白送命。即使聪明世故如张爱玲,也因为过分相信爱情,愿为胡兰成舍去一生的高傲,但爱情却辜负了她,她那颗痴心最终冷如冰。聊斋中那些个修炼千年的狐精,舍弃千年道行,只因相信那良人不会辜负自己。《白蛇传》里的白蛇宁肯冒着被压在雷峰塔下的危险,也要与许仙结为夫妻,也全是因为那颗相信的心。只可惜,许仙最终还是相信了那和尚,辜负了白蛇的信任。

相信不仅仅是一颗心对另一颗心的敬仰,而是两颗心的相看两不厌。夫妻之间的白头偕老往往不是轻启朱唇,只道一句“我爱你”,而是那份发自内心的相信。文学大师沈从文当年被诬陷、被怀疑,当所有人物证据都倒向于自己不利的一方时,他想到了死。但张兆和一句“我相信你”,霎时打开了他的心结。哪怕世间人都与自己为敌,只要她相信,足矣。

风烛残年之际,鹤发鸡皮,却仍娇羞如小女孩般问他:“我美吗?”“美,一如当年。”听罢,甜蜜蔓延心间。明知岁月的刻刀不可能放过自己,只因你一句“美”我便相信,我仍如当年一样风华绝代。

活在人人“相信”的世界里,想想都很美好。